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范文正別集卷一至三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二百四十六　集部

范文正别集卷一

宋　范仲淹　撰

古詩

寄石學士

家有清白志所寶甑中塵休去無生涯老來猶苦辛一麾了婚嫁萬事蠹精神與君嘗大言定作青山隣蹭蹬未攜手得無羞故人

江樓寄希元上人

清言一以遥默默江樓上安得如白雲無心兩相忘

酬和黄太博

古籍東南美蔚蔚幙中議懿行希聖賢尚文粲游賜伊余髮巳禿偶繼立朝士何以宣王政甘爲時所棄酌以廣州泉不易伯夸志直哉心如弦安處道邊甓竊嘗力於古秉筆庶幾至孰爲未聞達聊以道幽秘夫君鏘以名尤爲世之器贈我百餘言升堂出而示土木朽且陋

黼黻謬增賁毋鹽煩刻畫返朴吾所愧華勛愛士心蓬壺延才地何人薦於予當彼得言位吐以胷中奇落落金玉繼九虛高可游淩厲垂天翅吾將退而隱尚得榮其視

滕子京以眞籙相示因以贈之

泰山采芝人吏隱清淮濱金函祕寶籙奉之如高眞謂子有仙志與言一相示叩頭鳴天鼓玉書粲然異白雲引輕素朱絲闡靈篇題云天寶歲傳於任鳳仙兵火換

九州于茲三百年非有靈物持此書安得全綠字起龍蛇丹文掛星斗六甲當奉行百神迺奔走窋窋天上語忽忽人間有與君置青山解冠松桂間服此上清籙上清庶可攀無爲塵土中草草凋朱顔

送徐登山人（原本後四卷有送徐允升歸九華詩與同止易五字今附注于下）

重君愛（後作樂）詩書孜孜不知老白髮末理（後作未治）生惟談（後作設）聖人道愛君妙山水所得是神氣尺素寫林巒邈有千里意今日江南行孤雲無繫程直指九華峯去掃

先君瑩却來華陽川與（遨後作）我溪上盟行歌紫芝秀坐嘯清風生鍊眞變金骨飄飄朝玉京結成物外遊忘此天下情

匣劍

靈劍經年匣決雲誰為高報人如有道何認問吹毛

南園

南園萬樹花極目春芳麗林下老成人相招植松桂

行歌

行歌春滿路坐歌春滿園花前人自樂桃李豈須言

明月

明月照前墀朱絃奏流水春風如未回敢望無雲起

南樓

南樓百尺餘清夜微埃歇天會詩人情遺此高高月

送陳瓌秀才遊金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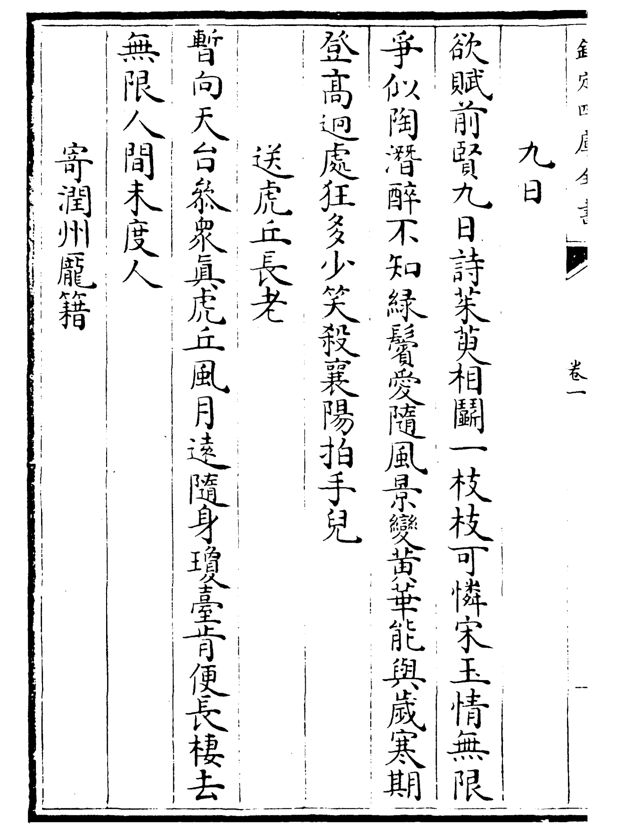
君有江南行為君歌以喜龍盤山萬曲練靜江千里江山不可空台星照吳中相國隴西公時鎮金陵古來王謝地今有

周召風雨間楊_誥與鄭_戩萬丈光相映煌煌聚宰府金陵一何盛此去知己賢雅客情無邊白雲起江樹明月逐江船雲月共徘徊優哉如游仙歸來笑春風白日登青天

令體詩

送歐伯起

天與神交忽解攜一溪風月更同誰自慙瀟灑如猿鶴却向周郎怨别離



九日

欲賦前賢九日詩茱萸相鬭一枝枝可憐宋玉情無限爭似陶潛醉不知緑鬢愛隨風景變黃華能與歳寒期登高迴處狂多少笑殺襄陽拍手兒

送虎丘長老

暫向天台叅衆眞虎丘風月逺隨身瓊臺肯便長棲去無限人間未度人

寄潤州龐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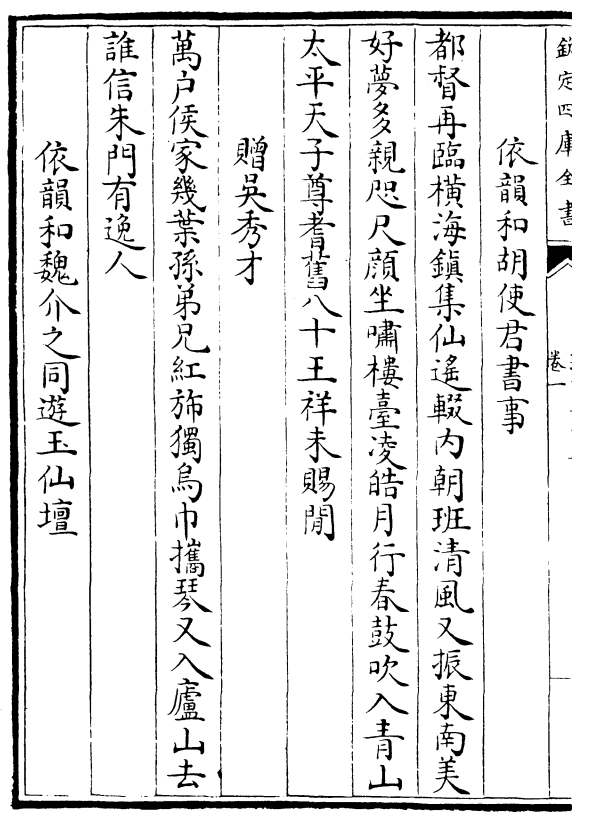
北固高樓海氣寒使君應此凭闌干春山雨後青無限
借與淮南洗眼看

送湛公歸四明講席

滿面南風指四明山長水曲不勝情自言此去雲林下
惟講華嚴報太平

和龐醇之見寄

北樓千尺午猶寒冉冉飛塵不可干横望滄溟了無際
貴人休向畫圖看



依韻和胡使君書事

都督再臨横海鎮集仙遥輟内朝班清風又振東南美好夢多親咫尺顔坐嘯樓臺凌皓月行春鼔吹入青山太平天子尊耆舊八十王祥未賜閑

贈吴秀才

萬户侯家幾葉孫弟兄紅旆獨烏巾擕琴又入廬山去誰信朱門有逸人

依韻和魏介之同遊玉仙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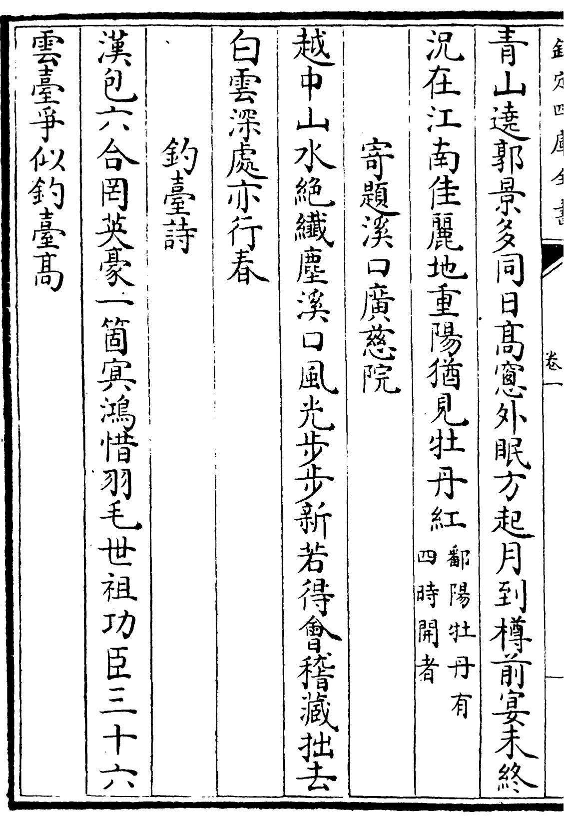
雲壇共上百神清碧塢紅霞相照明幽草欲迷丹井處
亂峯依舊白雲生亭亭翠巘高杉直矗險險狂雷落石轟
待得九霄鸞鶴馭玉書應改地仙名本傳云玉作遼地仙也

依韻和介之未開菊

本非桃李色佳節敢先開席上無言晚霜前幸未摧芳
心應有待眞賞直須催願上金樽壽何傷蝶不來

依韻酬池州錢綺翁

天涯彼此勿沖沖内樂何須位更崇白髮監州身各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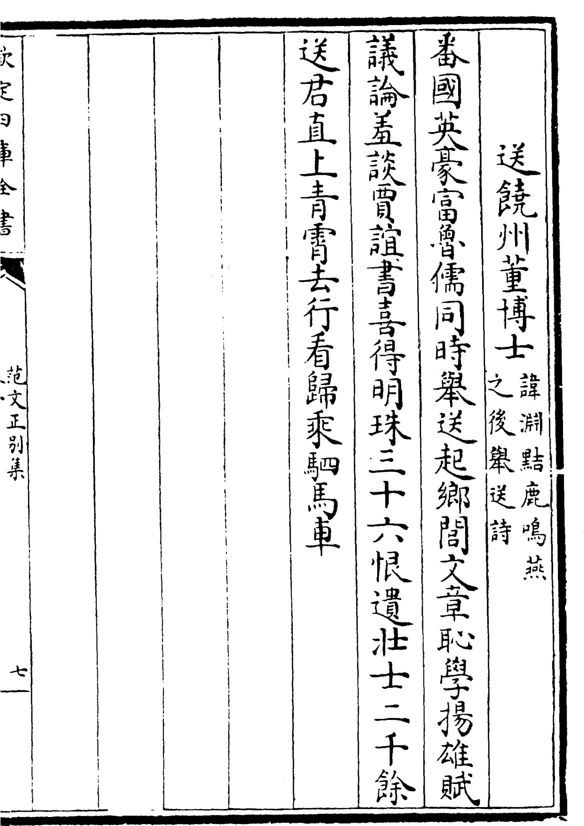
青山遶郭景多同日髙窻外眠方起月到樽前宴未終況在江南佳麗地重陽猶見牡丹紅鄱陽牡丹有四時開者

寄題溪口廣慈院

越中山水絶纎塵溪口風光步步新若得會稽藏拙去白雲深處亦行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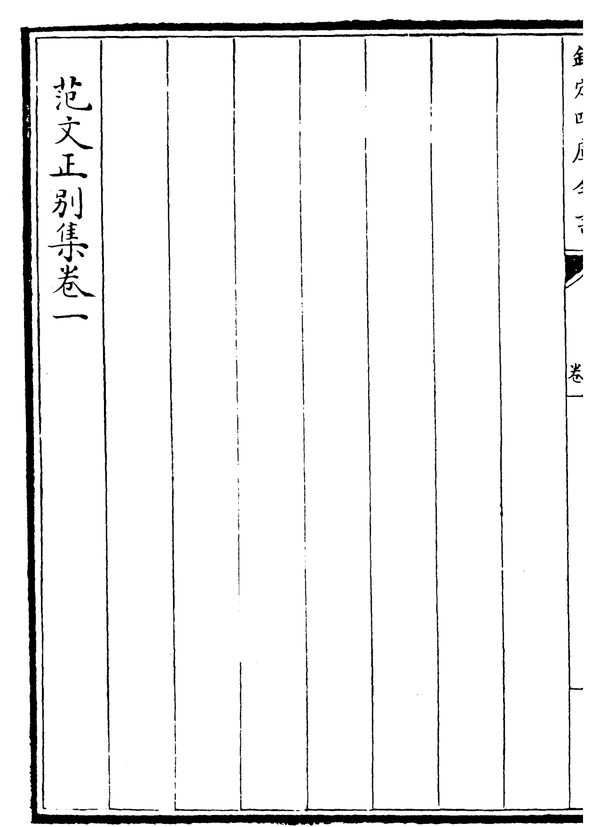
釣臺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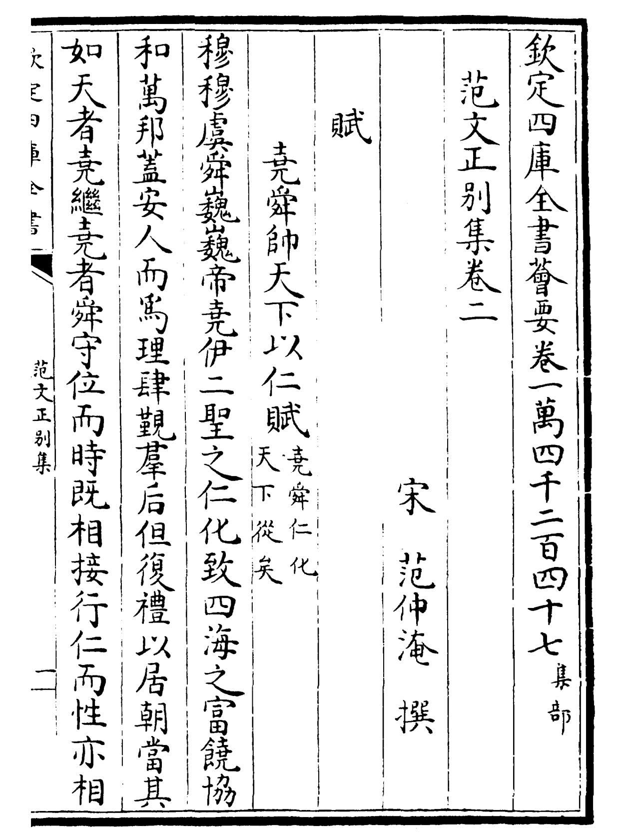
漢包六合罔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



送饒州董博士 諱淵黠鹿鳴燕之後舉送詩

番國英豪富魯儒同時舉送起鄉閭文章恥學揚雄賦
議論羞談賈誼書喜得明珠三十六恨遺壯士二千餘
送君直上青霄去行看歸乘駟馬車


范文正别集卷一



范文正別集卷二

宋　范仲淹　撰

賦

堯舜帥天下以仁賦　堯舜仁化天下從矣

穆穆虞舜巍巍帝堯伊二聖之仁化致四海之富饒協和萬邦蓋安人而爲理肆覲羣后但復禮以居朝當其如天者堯繼堯者舜守位而時既相接行仁而性亦相

近内睦九族善隣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風遐振聰明作聖濬哲如神一則命羲和而欽歷象一則舉稷契而演絲綸孰謂各行其道但見同致於仁謗木設時惻隱之情旁達薰絃奏處生成之惠皆臻民保淳和政無譎詐實博施而可大亦無為而多暇茅茨何恥方不富以為心璿璣有倫惟罕言而自化故得兆民就日萬國慕羶誠同心而同德又何後而何先水沴久憂昬三月而違也朝綱歷試非一日而用焉然則帝者民之宗

焉仁者教之大也帝居大於域内仁爲表於天下諮詢四岳何異樂山之情統御八元允謂長人之美夫五帝之最百王之宗物無不遂賢無不從于以見昭德於文思于以見播美於温恭殊途同歸皆得其垂衣而治上行下效終聞乎比屋可封大哉光宅無私文明由己稽陶唐之道法有虞之理是則萬彙熙熙咸頌聲而作矣

君以民爲體賦 君育黎庶如彼身體

聖人居域中之大爲天下之君育黎庶而是切喻肌體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支每防怠惰調百姓而如調百脈何患糾紛先哲格言明王佩服愛民則因其根本爲體則厚其養育勝殘去殺見遠害而在斯勸農勉人戒不勤而是速善喻非遠嘉猷可稽謂民之愛也莫先乎四體謂國之保也莫大乎羣黎使必以時豈有嗟於盡瘁治當未亂寧有悔於噬臍莫不被以仁慈躋於富庶教禮讓而表其脩飾立刑政而防其逸豫蒸乂有罪

諒責已之情深慶澤無私訏潤身之德著豈不以君也者舒慘自我體也者屈伸在予心和則其體儼若君惠則其民宴如永賀休戈攸若息肩之際乍聞擊壤樂如鼓腹之初彼以芻狗可方草芥爲比一則强名於老氏一則見譏於孟子曷若我如屬辭而比事終去此而取彼觀其可設猶指掌以何疑視之如傷豈髮膚而敢毀大哉一人養民四海咸賓求瘼而膏肓曷有采善而股肱必臻脩兆人之紀綱何殊脩已觀萬民之風俗豈異

觀身兮我后化洽風行道光天啓每視民而如子復使臣而以禮故能以六合而爲家齊萬物於一體

六官賦　分職無曠王道行矣

伊六官之設也所以經綸庶政輔弼大君治四方而公共宅百揆而職分克勤于邦同致皇王之道各揚其職以成社稷之勲王者富有八紘君臨萬國何以致熙熙之化何以崇巍巍之德欲行其教必舉賢而授能將致其功故列官而分職乃立冢宰爰命司徒一則執掄衡

之柄一則掌土地之圖總其庶官位定而上下皆正敷于五教民成而怨惡曾無至若宗伯執事而惟和司馬論功而無曠典三禮而稽古統六師而安上俎豆之事登降而不失其宜軍旅之容征伐而無有不當又若司寇之治可畏司空之政惟常主憲綱而有典有則勸農功而無怠無荒御百姓於五刑罔敢作亂宅兆人於九土孰不來王惟兹六官邦國是保叶贊王業恢張聖造所以均天地之化所以全君臣之道軒皇六相稽其義

而弗違舜帝五臣比其功而可考夫如是則六官之任也司二儀之理法四時之名于以平天下之政于以安天下之情得其人則聖政咸若失其人則王化不行雖乃武而乃文各從其理體亦同心而同德共輔於文明今國家博采遺賢陟明多士將五帝以齊邁命六官而共理有以見萬國一家頌聲作矣

鑄劍戟爲農器賦 天下無事兵器銷偃

兵者凶器食惟民天出劍戟而鑄矣爲稼穡之用焉我

武不施當四海和平之後公田盡闢㪺兆民富庶之先
葢以理定區中文經天下知無用於利器俾改作於良
冶以謂前王鋒鏑不得已而用之此日鎡錤有以多爲
貴者於是施巨橐發洪鑪索矛盾斂干殳鏌邪之鋒氷
銷於倏忽轅門之器金鑠於斯須露頴者惟變所適餘
刃者復歸於無務材訓農假工人之鼓鑄備物致用取
田畯之規模不知我者謂我前功偕棄故知我者謂我
欲善其事繇是星陳畎畝之具日新錢鎛之類好戰者

隨之而挫鋭力穡者因之而受賜器非求舊委六師征伐之資日用不知增百姓耕耘之利足使上敦淳朴下無戰爭三農以之勸萬國以之平去故從新茂百穀而寧同百戰深耕易耨闢五土而何愧五兵況乎清淨是崇聲教遐被任甲冑於忠信施干櫓於禮義去彼取此息南征北伐之勞小往大來變東作西成之器是知偃武者除其禍亂勸農者臻乎庶饒五野之豐登時至四方之戰鬬聲銷與世作程鄙黄帝弦弧之智去惡務本

笑夏王鑄鼎之朝大哉聖政惟新文德來遠務三時而倉箱日益却十德而華夸草偃有以見我后易俗移風敦天下之大本者也

任官惟賢材賦（分職求理當任賢者）

官也者名器所守賢也者才謀不羣當建官而公共惟任賢而職分大則論道經邦帝賚之猷允著小則陳力就列家食之歎無聞王者臨萬邦之民列百揆之職將政理而有截故掄材而不忒示以好爵惟皇之士攸臻

致于周行命世之才盡得始其精選不貳明揚勿休察
其言之所謂觀其行之所修苟進者不可不慎待用者
予取予求勸農勉人咸委循良之德處繁理劇悉咨濬
哲之謀豈不以官者一人之股肱兆民之綱紀厥用也
雖各司其局厥功也蓋同歸於理非其人則貽民之憂
得其人則致君之美是故每孜孜於仄席憂在進焉俾
濟濟以盈庭野無遺矣蓋以非賢不乂得士則昌度其
才而後用授其政而必當上以見知人之道下以見稱

職之方亦如大廈搆興惟美材而是取良工制作得利器而允藏自然讒邪知禁惟君子之是任政教昭宣致王業之不悆庶類咸若羣方晏然其或未精黜陟弗辯媸妍素飡之誚必作嘉魚之詠莫傳曷若我命以鈞衡乃負鼎之明哲升乎諫諍必及靁之忠賢大哉考古典之訓謨覩前王之取捨巍巍堯帝得五臣而洽域中赫赫軒皇用六相而光天下故我后法二帝之垂衣舉多賢者

從諫如流賦　王者從諫如彼流水

聖人以治歷乾綱思邁前王從忠諫而弗逆觀流水以堪方每行補過之言曾無凝滯或得興邦之議寧昧激揚矧夫內守宗社外臨華夏臣不興諫則君道有虧君不從諫則臣心莫寫所以導啟沃之致理若汪洋之就下設樽以進似使其狎而玩之折檻弗誅寧見其蹈而死者豈不以君之德也貴納諫而溫恭水之性也美隨流而順從故周旋而納善如蕩漾而朝宗詢彼芻蕘豈

愧束薪之詠聽諸藥石更疑浮磬之容莫不洞達四聰旁求五諫上既資於獻替下寧生於謗訕聞善必信不爭之勢何殊擇善以從就濕之情無間于以見萬乘之主納賢以虛七人之職竭節而居又何煩於斷鞅豈有悔於覲魚由是忠讜咸臻信智者之所樂俊賢是效見臣心之亦如又何必轉圓取規從繩寫軌但見弗違於啟乃自可偕行於沔彼所以明虛受之功所以得上善之旨及霤之士雖濡首而何傷補袞之臣思澣衣而可

美夫如是則咸歌不諱但見寡尤上下莫間於闕政大小皆罄於嘉謀威王之三賞屢行恩波下施晏子之一言見用德澤旁流我后光被羣方柔懷多士陳謗木而聽政建善旌而求理所以彰從諫之心率疏通而如水

聖人大寶曰位賦（仁德之守光大君位）

聖人以正茲盛位御彼兆民故稱之於大寶實守之於至仁保于域中既永綏於南面貴乎天下自可象於北辰當其穆穆承乾巍巍立極必先安之於位然後崇之

以德闡茲神化既天啓於一人固此鴻基方君臨於萬國念茲在茲高而不危于以見大人之造于以見王化之基是謂國之寶也故得人皆仰之九五之尊求忠信而爲助億兆之上與慈儉以同施故能上配三無下安九有且無反以無側誠可大而可久慎終如始若難得以爲思持盈守成挈不貪而是守則知稟其聖者於焉位昌寶其位者於焉化光斯位也既首出於庶物其化也乃日聞於四方亦如位於高明者天故生成而莫極

位於博厚者地則養育於無疆夫如是則遐邇具瞻上下交泰言其寶則非常之寶謂其大則强名之大寧慚希代間千載以居尊豈止連城鎮萬邦而攸賴大哉君以守位位以居君能辯方而是處則行教而有聞聖域旁連想善隣而是比皇圖斯啟覩王度以爰分我后執羿嗣文垂衣有位並光華於日月齊長久於天地赫赫鴻猷萬斯年兮光被

賢不家食賦

尊尚賢者寧有家食

國家廣闢四門推賢可尊俾進身於祿位寧退食於丘園出仕文明萬鍾之榮自足不居側陋一簞之樂奚論當其王道勃興聖人在上納忠良而罔怠庶弼諧而無曠敦三接而何善不臻達四聰而無遠弗訪思舉之士效明試於勲庸崇德之人恥素飡而高尚莫不濯纓交進束帶相先上既諧於輔聖下絶見於遺賢克勤于邦自重茵而列鼎不出其位寧鑿井而耕田遂使獻替無虧經綸是假外兼濟於黔首内盡忠於王者行爵出祿

但見其聖人養賢論道經邦詎聞乎君子在野豈不以天下之政也惟賢是經天下之情也得賢而寧所以宅玆百揆所以康彼萬靈靡吟皎皎之駒已縻好爵宜詠呦呦之鹿盡宴明庭彼茹藜而隱者亦士之醜飲泉而居者何樂之有曷若我美祿是干良時是偶如蛟龍兮得雲雨異麒鳳兮在郊藪是以子牙就聘求魚豈戀於水濆伊尹逢時執耒寧思於田畝美夫聖主斯在明賢不遐咸簪纓而奉國豈菲薄而在家端冕之前既協鹽

梅之用衡茅之下誰興葵藿之嗟士有學稟素風運逢

皇極方勵入官之業獲頌養賢之德幸奏藝於堯階庶

無慙於家食

窮神知化賦 窮彼神道然後知化

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變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

至化而無窮通幽洞微極萬物盛衰之變鈎深致遠明

二儀生育之功大易格言先聖微旨神則不知不識化

則無終無始在乎窮之於此得之於彼茍精義而入焉

如至誠而感矣原其不測識陰陽舒慘之權察彼無方得寒暑往來之理莫不廣生之謂化妙用之謂神視其體則歸於無物得其理則謂之聖人必先賾其眞宰然後識其鴻鈞載審聰明見日居月諸之象寧迷肸蠁合春生夏長之仁仰止天倪探諸神造扣寂之情斯至觀妙之言可考不疾而速思左旋右動之機不怒而威悟福善禍淫之道豈不以化之布也無黨無偏神之理也自然而然亦猶究彼靈蓍審萬象而無失推茲妙律測

四時而罔忒若然則眇覿虛無遐觀妙有知微妙而斯在欲擬議而何就所以虞舜運璇璣之日不爽昭回仲尼窮易象之年自明休咎念兹在兹不可不知稽惡盈而是則將應變以何疑以此觀天通乾道而明矣以斯設教助人文而用之是以聖人德合乾坤道通晝夜法至神而有要臻大道而多暇有以見秉堯智以無爲而民自化

乾爲金賦 剛健純粹其象金也

大哉乾陽稟乎至剛統於天而不息取諸金而可方外著元亨想有英而可覩中含變化知從革之靡常原夫聖人之作易也八卦成文百代爲憲索隱而神道可極取象而物形何遁立夫乾也所以體乎高明爲彼金焉所以尚乎剛健覩其爻繫斯著擬議有倫此則端四德而成象彼則列五行而效珍非同體於煥耀實比德於貞純畫而成三三品之容可玩統而用九九牧之貢斯陳況乎運太始之極履至陽之位冠三才而中正秉一

氣而純粹萬物自我而資始四時自我而下施其動也直誰覿躍治之姿其静也專叓想藏山之義豈不以乾之德也至健於斯金之性也純剛在兹察之則宛若配之則宜其我道易知喻披沙而既得我功不拔如在礪以焉虧則知爲冰未良喻馬安仰一則消釋而可待一則老瘠而何往冒若我取難得之寶匹始亨之象乾之運矣蓋造物而罔愆金之鑄焉亦制器而不爽有以見確然成務昭乎若金首萬化而道廣方百鍊而旨深始

終不雜於陰爻寧虞衆口上下皆稟於剛德若遇同心美矣哉易之取舍有如此者仰運行之在上荷生成之親下故我后法乾元而居尊致王度之式如也

王者無外賦王者天下何外之有

穆穆皇皇寓天下王宅六合而化何有外育兆民而道本無疆廣若乾坤曷有能踰之者明借日月曾無不照之方當其保安宗社混同夸夏運德車而無不至焉闢義路而何其遠也普天率土盡闗宵旰之憂九夸八蠻

無非臣妾之者其仁蕩蕩其道平平視之不見尋之無邊誠厚載之象地亦洪覆之配天令出惟行寧分乎遠者近者德廣所及但見乎無黨無偏若然則包括八紘牢籠九野惟善守於域內乃化成于天下萬邦同式孰謂乎限蠻隔夷四海爲家莫間其彼衆我寡故得五兵不試四國是訛于以見上下交泰于以見遠近咸和九霄之皇澤下施無遠弗届萬國之黔黎受賜其樂如何故知覃及鬼方守在海外書同文而車同軌地爲輿而

天爲蓋如春之德廣育而萬物咸亨若海之容處下而百川交會大矣哉自南自北覆之育之見兆民咸賴信一人不遺五霸何知據山河而一戰三王有道流聲教於四夰今我后寅奉三無光宅九有播皇風於無際守鴻圖而可久夫如是四海九州咸獻無疆之壽

范文正别集卷二

范文正別集卷三

宋 范仲淹 撰

賦

易兼三材賦 通彼天地人謂之易

大哉易以象設象由意通兼三材而窮理盡性重六畫而原始要終二氣分儀著高卑於卦內五行降秀形動靜於爻中所以明乾坤之化育見天人之會同者也昔

者有聖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觀天之道察地之紀取人於斯成卦於彼將以盡變化云為之義將以存潔靜精微之理極其數也必在乎兼而兩之定其位焉由是乎三者備矣若乃高處物先取法乎天所以顯不息之義所以軫行健之權保合太和純粹之源顯著首出庶物高明之象昭宣此立天之道也御陰陽而德全又若卑而得位下蟠於地所以取沉潛之體所以擬廣博之義寂然不動既侔厚載之容感而遂通益見資生之利此

立地之道也自剛柔而功備於是卑高以陳中列乎人

剛而上者宜乎主柔而下者宜乎臣慎時行時止之間

寧迷進退察道長道消之際自見屈伸此立人之道也

敦仁義而有倫既而明三極之端知八象之謂存擬議

而无爽周變通而昌既君子用之而消息聖人執之而

經緯亦由璇璣測象括運動於七辰玉琯候時含慘舒

於四氣豈不以易之為書也範彼二儀易之為教也達

乎四維觀其象則區以别矣思其道則變而通之上以

統百王之業下以斷萬物之疑變動不居適内外而无滯廣大悉備包上下而弗遺至矣哉无幽不通唯變所適準天地而容日月畜風雷而列山澤鼓之舞之以盡神統三才而成易

淡交若水賦　君子求友恬淡為上

伊淡交之相愛喻柔水於前聞惟久要之情不瀆而靈長之德爰分如通潤下之功同行其道似得朝宗之便相薦於君原夫大禮立言後賢是擬將敦切切之契必

察湯湯之理非敢乎狎而翫之蓋懼乎數斯疏矣彼以
甘而壞者允謂小人此以淡而成焉實惟君子莫不就
義若渴從善如流甘言者不可不畏濕行者予取予求
冀獲有終之美免貽中輟之羞義協斷金彷彿淘金之
利譽稱連璧依俙沈璧之秋惟德是依因心而友游泳
而學海同濟兢慎而禮防共守寶其忠信懷珠之象寧
睽志在琢磨穿石之功自有則知甘而交者何能别嫌
淡而交者常如養恬進弗違於汎愛退不失於流謙同

氣相求將益潤身之德見利而讓必揚絜已之廉故得久而不渝誠然可覽論心而曷有凝滯投分而每存澄淡情深結綬遠思誓帶之流志在彈冠潛動濯纓之感念茲在茲恬為淡為舍已類不爭之勢親仁浮就濕之基如切如磋自昇激揚之義同心同德孰分清濁之姿士有遠慕前修聿希令望每定交而不雜必推義而為上考同人於易象見賢必親法上善於禮文書紳无妄

養老乞言賦求善言以資國之用

年高者不可不養言善者予取予求奉黄髮以無怠垂
清問而弗休主善爲師尊縱心之耆舊旣飽以德咨逆
耳之謀猷仰彼前王垂兹令典謂仁者所以能受則言
也於斯可選肆筵授几聿修尚齒之宜論道經邦必採
無瑕之善莫不崇其盛禮納以明恩登上庠而有則躋
太學以居尊待以常珍用貴皓然之士裨其闕政是詢
耇矣之言養老之美於斯有以一則崇孝悌之本一則
求善教之旨式宴且喜蔵聞大耋之嗟切問近思屢逆

聖人之耳豈不以老者倍年之長言者善人之資養其老則惟賢是擇乞其言則患已不知識君臨之所重見父事之攸宜不素飱兮實舉燕毛之禮善待問者當陳補袞之詞是知捨此則無以尊德遵此則足以守國大禮載之而為美前王行之而不忒漢朝定嗣延四皓以濟謀周伯興邦奉太公而取則恩斯勤斯故舊不遺孰侮桑榆之暮景每求藥石之良規祝饐無虧何患乎老夫耄矣沃心有取但見乎聖人則之今國家治歷萬邦

緝熙庶政納老成之嘉話闡誕敷之休命於以見至道勃興與唐虞而比盛

得地千里不如一賢賦 賢實邦寶何地能及

地廣千里功虧一賢故開基之大矣寧命世以生焉附益我疆雖有邦畿之遠發揮王業難居家食之先得不載考謨猷旁稽士實延袤之境土雖衆挺特之才難可惜彊吞是戒豈一千乘之多爲禮聘斯行在五百年之間出又何取險包絶壑深控澄江非形勝於百二貴國

士之無雙尋師之道路咸歸何能翼聖扆驥之途程盡
入詎可經邦是以攻掠無聞簡求可考匪煩開拓之力
惟取弼諧之道秦商於而齊即墨非我之求傅巖野而
渭水濱是吾所寶唯賢也其功莫料唯地也於用如何
自欲得人之盛豈須拓地之多爵舉之流可進之而授
賞目極之所難獻之而請和斯蓋意切求賢事非避地
雖沃野之咸在諒奇材之足懿任附庸之國衆胡比盡
忠縱兵賦之數多罔加餘智豈不以賢之得雖少必貴

地之有雖多曷能捨地得賢兮邦基以立失賢有地兮國難隨興是故治亂咸繫古先足徵鴻溝割而楚亡惟賢不用昌國去而燕奪何地堪矜在乎啟土罔資虛襟是急皇明由是以彌遠鴻業於焉而允緝若然則議賢者之深功何百城而能及

體仁足以長人賦 君體仁道隨彼尊仰

聖人受天命體乾文既克仁而是務遂長人而不羣法元善之功可處域中之大奉博施之德宜為天下之君

原夫易彖洞分乾元光啟謂元之德也莫大乎始生之道生之善也莫若夫至仁之體所以法而用也既不由幹事之貞體以長焉又不預亨嘉之禮君子乃時法斯道力行乎仁俾剛健之克著致測隱以昭陳敦惠愛以為心首出庶物得慈和而示化利見大人莫不與合化權潛符天造蓋本生成之體益見尊崇之道安仁為念我則俯視於黎氓克己存誠我則上居於大寶豈不以體其仁則物皆尊戴居其長則民咸悅隨君非仁則曷

享於推戴人非長則寧致於淳熙詎三月之違焉道之行也致一國之興矣人皆仰之足可以首四德以居斯冠兆人而在彼不曰仁何以見爲生之妙不曰長何以見居上之美故得萬民以濟咸承煦育之恩百姓不知盡荷發生之理不然何以握圖在上御宇居尊俾乾道之罔息酌仁恩而不煩念茲爲器之人未足與議審彼樂山之士始可與言方今道化惟微神功至廣用乾剛而不紊奉仁道而無爽所以吾皇體斯道而御寰中故

是尊而是仰

陽禮教讓賦　脩射崇飲民不爭矣

先王制陽禮於百姓興民讓於九州覩射飲之斯在知政教之所由我弓既張觀德之風遐被朋酒斯饗序賓之義咸脩觀其司徒之職旣揚王者之教云下使穆穆而鄉飲俾濟濟而燕射將以弧矢之利習彼威儀復於罇俎之間宣其教化至若洞啟澤宮射夫來同內叶和平之志外敦廉順之風揖讓而升非尚六鈞之勇進退

可庶不務五善之功此射之讓也邦教攸崇又若以年以品會於鄉飲在獻酬之无謬居長幼而必審貴賤位矣三賓之象不踰和樂興焉百拜之容弗寑此飲之讓也國人是稟則知邦禮循循以教萬民所以安天下於不競所以教域中之有倫射不主皮息爭心於君子酒以成禮導和氣於鄉人是知用之而在化可久廢之而其化則不斯射也可以止其暴亂斯飲也可以樂其富壽所以反當仁之義以勸四方導成醜之規用寧九有

然則謂其陽也取其吉而爲名謂其讓也取其和而不爭于以見莫善於禮于以見與世作程俟以明之罔替君臣之義禮無違者遂諧賓主之情遂使德藝可觀忿肆遄已知沿事以興教蓋因時而立紀故聖人務焉則違之者寡矣

天驥呈才賦 君德通遠天馬斯見

天產神驥瑞符大君偶昌運以斯出呈良才而必分眸迴紫電鬣安紅雲星精效祥聿歸三五之聖龍姿挺異

不溺三千之羣是何降靈霄極薦夢中國啟天之命光
帝之德包盖兮御閑之十二屏跡兮駑駘之萬億曳吳
門之練不足以比容蹋燕市之金不足以爲直徒覩夫
汗血流赭連錢拂驄鮫瘦筋路鸞肥臆豐矯矯焉鯨躍
乎滄海昂昂焉鶴出乎樊籠昇瑞圖之表述昭神化之
感通卒使伯樂居前駭千載之有得王良處右悲一旦
之无功得以馴致皇家駿奔帝苑厩生也足比乎房駟
之異其來也寧憚乎渥洼之遠雖稱德於絕羣豈伐勞

而一混首登華㕑嘶風休憶於窮邊高騁康衢逐日詎
思於長坂豈徒矜半漢銜連乾必也瑞乎聖通乎天騰
志千里飛聲八埏歷金埒以驂褭奉玉勒以周旋日馭
如親合亞六龍之列瑶池若去請登八駿之先異乎哉
神物來宜天意純嘏掩逸足於千駟革嘉祥於一馬方
馳六轡且殊歸岳之流儻駕皇輿曷如負圖之者是知
造化之奇鍾焉在斯祥麟生而奚匹馴犀至而曷爲寳
於大邦寧徇晉臣之請出於有道豈惟漢帝之時客有

感而歎曰馬有俊靈士有秀彥偶聖斯作爲時而見方今吾道亨而帝道昌敢昧呈才之便

稼穡惟寶賦 王者崇本民食爲貴

資時者稼穡務本者惟王顧民食而可貴爲國寶而允臧田疇播殖之時豈慙種玉倉廩豐登之際寧讓滿堂稽彼前賢垂諸大雅謂養民而可取必重穀而無捨惟農是務誠天下之本歟以寶爲名表物中之貴者耒耜无廢黍稷是崇每訓耕耘之績如敦追琢之功闢五土

之時披沙豈異載千箱之處照乘攸同蓋以順彼天時
美玆政本觀艱難而有獲稱瓌奇而何損年多膏澤連
城之價可期瑞有嘉禾希代之姿奚遠是知寶金璧者
見棄於聖人寶稼穡者克濟於生民得之則九年利用
闕之則百姓食貧多既如雲寧愧白虹之氣祈於元日
似求赤水之珍其或剖巨蚌以勞心攻他山而竭力在
寒暑則非民之服在饑饉則非民之食徒聞賈禍之辱
莫見作甘之德曷若我東作可嘉西成不忒既堅既好

亞父欲碎而何能如京如坻季子比多而莫得念茲在茲百王不移此盈疇而是貴彼韞櫝而何爲見三時之有倫如分三品與四民之共給胡畏四知今國家崇后稷之功廣神農之道既豊年以爲瑞蓋惟穀而是寶故能富庶之風告成穹昊

天道益謙賦 天道常益謙損之義

士有探造化之眞筌察盈虛於上天雖秉陽之功不宰而益謙之道昭宣萬物仰生否者由斯而泰矣四時下

濟屯者自我而亨焉原夫杳杳天樞恢恢神造損有餘而必信補不足而可考是故君子法而爲政敦稱物平施之心聖人象以養民行裒多益寡之道豈不以謙者物之自損益者時之與昌龍蛇蟄而後震草木落而還芳于以見其物理于以見其天常月旣虧而中盈於時不昧陽盡剝而來復其義爰彰然則髙明之運也善行无迹盛衰之應也惟變所適苟守之以謙必受之以益有終之士我則錫元吉而弗違罪已之君我則助勃興

而无斁雅羿姬文之述何煩太史之占處幽晦者日星必照在焦枯者雨露必霑取類而言如江海之潤下殊塗同致若鬼神之福謙得不覿庶物之情究至理之本貴必始之於賤益乃生之於損既人事之在斯又天道之奚遠高者抑而下者舉一氣無私往者屈而來者伸萬靈何遁大哉覆受無遺神之聽之執虛者不言而應用壯者雖猛何為卑以自牧之人實受其福貴而能降之君不失其宜我后上德不矜至仁博施實兆民之是

賴無一物之不遂貴退讓而黜驕盈得天道益謙之義

聖人抱一爲天下式賦 淳一敷教爲天下式

巍巍聖人其教如神抱一而萬機無事爲式而庶彙有倫秉乎天得之樞羣氓作則立乃道生之化八表還淳老氏有云聖皇無失保褱中而可久率天下而守一蓋以一之妙也冠四大而强名式之用焉正萬靈而咸秩莫不冥符妙有脗合虛无察察之機悉去淳淳之理誕敷于以見清淨而不擾于以見易簡而不踰遵黃帝之

求珠我眞未喪羿莊生之齊物我化皆乎无臭无聲是則是傚包自然之禮樂畜无親之仁孝去奢去泰惟存至道之精自西自東咸被不言之教豈不以一者道之本式者治之筌茍能持於罔象自可制於普天亦若大衍攸虛爲四營之本也太陽無二作七政之首焉豈比夫昧於希夸煩其用揞滋彰之法著矣沖寂之猷遠也曷若我靜守權輿克寧華夏執此惟精之旨得自窈冥俾諸咸有之風播於上下大矣哉上德不德無爲而爲

保谷神而不宰育芻狗以何私政復結繩罔有二三之令理敦執契自為億兆之規我后超五帝之功邁三王之德化育而四時為柄恭默而萬邦承式故得兆人熙熙登春臺而躋壽域

政在順民心賦（明主施政能順民欲）

王者廣育黔首誕布皇明闡邦政而攸叙順民心而和平振窮恤貧必俯從於衆望發號施令實允協於羣情昔管子以祖述大猷發揮明主垂教之言斯著為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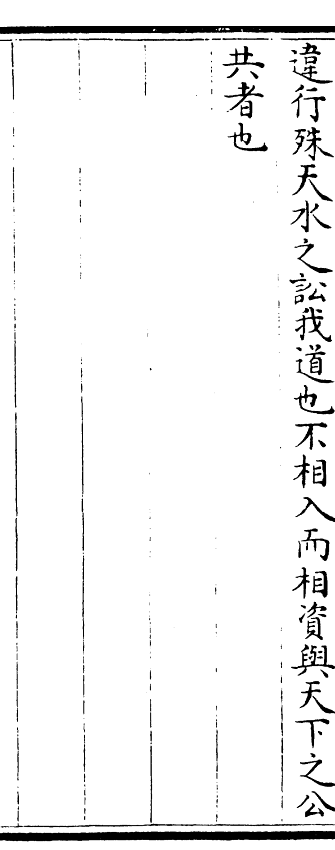
方可覩以謂逆其民而理者雖令不從順於民而化焉其德乃普是以究其所病察其所宜禮應時而沿襲教隨俗以彰施欲求乎廣所及也必在乎俯而就之彼患困窮我則躋之於富庶彼憂苛虐我則撫之以仁慈于以見百姓爲心萬邦惟慶無一物不得其所無一夫不遂其性所以感其和氣所以謂之善政故得上下欣合莫聞不協之謀遐邇悅隨每覩易從之命豈不以政者爲民而設民者惟政是平違之則事悖順之則教興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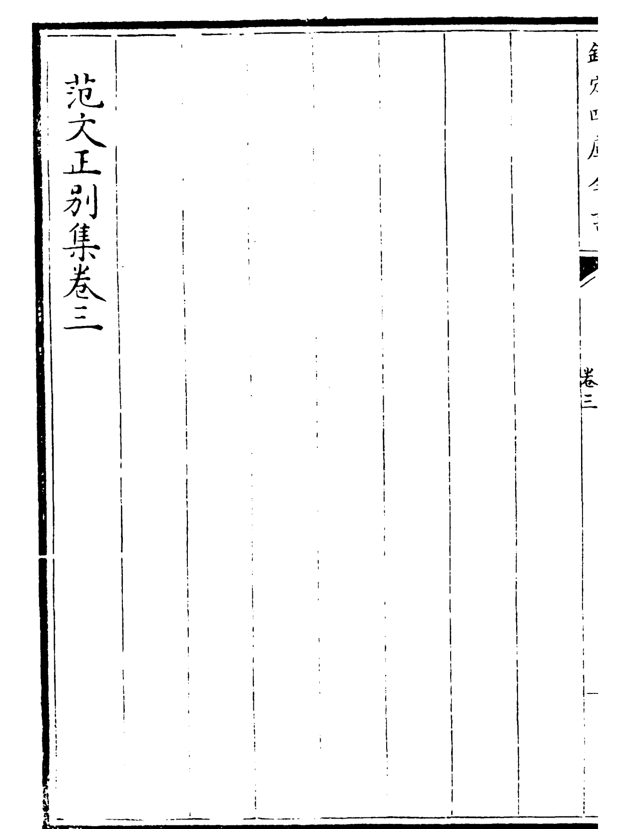
古今之必重實聖賢之所能亦猶梓匠任材因曲直而制作化工造物隨大小而陶甄是以布政從民者黎元克信驅民從政者羣心不徇思柔遠而能邇必去逆而效順舉刑罰罪因衆棄而方行列爵養賢由僉諧而後進懿夫施此彝倫洽彼生民在上者弗私其欲居下者孰敢不遵務材訓農皆因民之所利布德行惠常捨已以從人今我后稽古省方順時察俗上克承於天道下弗違於民欲有以見善與物之咸亨實无幽而不燭

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賦其性相反同濟於用

水火之性也偏其反而水火之利也一以貫之居惟異處動必相資始則無自入焉受諸睽而已矣中則往有功也取既濟以宜其原夫兩儀肇生五行並命水以流而順火以明而盛一彼一此自分燥濕之情知和而和匪間炎涼之性烈烈湯湯曰陰曰陽其數六者柔而勝其數七者熾而昌六以陰而習乎坎位七以陽而配彼離方離坎誠非其一致陰陽安得而兩忘雖天生之材

本四象而區別蓋日用之利合二體以交相道非獨善功不相遠翻疑乎方以類聚何患乎體與情反作鹹作苦始殊同氣之求曰潤曰炎豈宜相得之晚施之無窮和而不同亦猶天地分而其德合山澤乖而其氣通日月殊行在照臨而相望寒暑異數於化育以同功則知質本相違義常兼濟六府辯盛德之美九鼎洽大亨之惠分而為二曲直相入以誠難會之有元胡越異心而自昇象則遠爾理則依於當異位而有別終同功而靡


踈從攺者寬猛相須體玆至矣爲道者恬智交養觀此行諸是故躁以靜爲君有以無爲用相薄類風雷之益違行殊天水之訟我道也不相入而相資與天下之公共者也



范文正別集卷三

謹案卷二第二頁前二行允謂長人之美刊本美上

衍者字據賦彙刪

第二頁後八行蒸乂有罪刊本乂訛人據賦彙改

第七頁前三行庶類咸若刊本類訛績據賦彙改

第八頁前六行又何必轉圜取規刊本轉圜訛慱

圜據賦彙改

第十三頁後三行致王度之式如也刊本脱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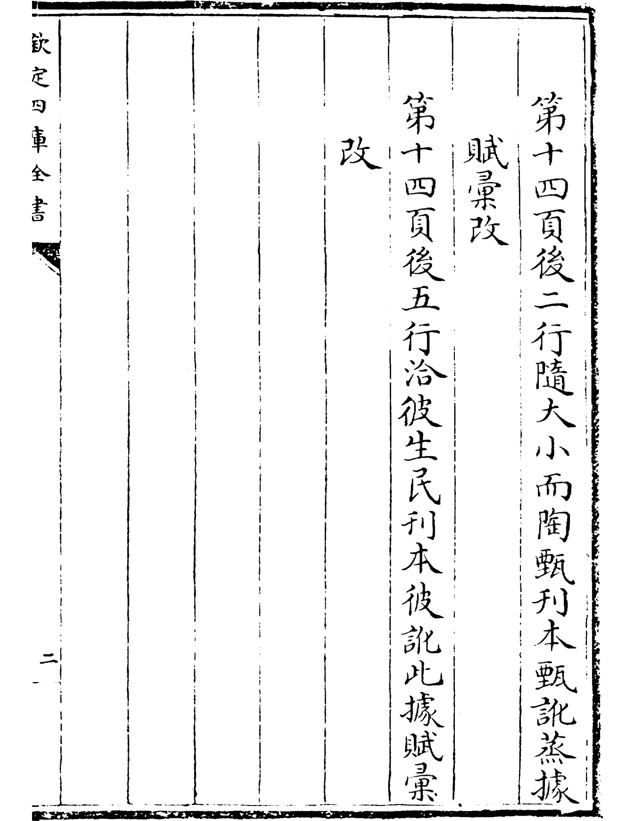
據賦彙增

卷三第五頁前六行七行延袤之境土雖衆挺特之才難可惜刊本土訛以惜訛失據賦彙改

第九頁前五行昂昂焉鶴出乎樊籠刊本樊訛煩據賦彙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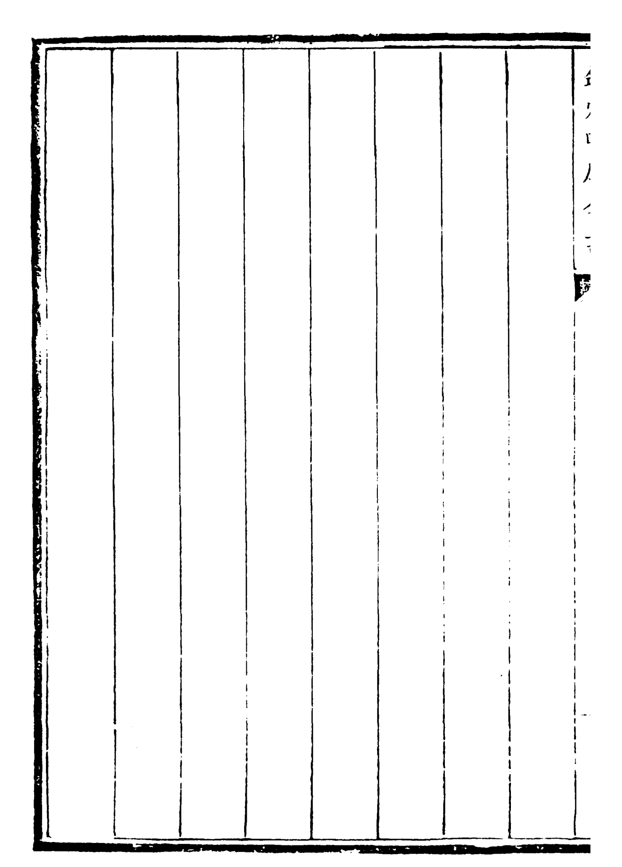
第十一頁後六行陽盡剥而來復刊本來訛求據賦彙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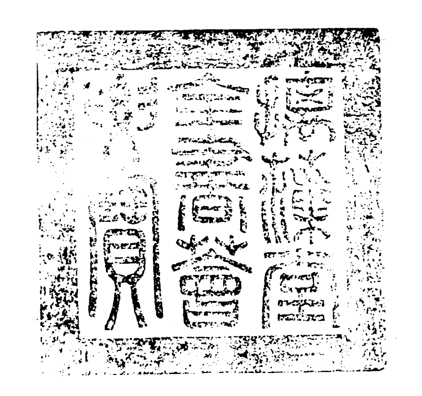
第十二頁前八行貴而能降之君刊本君訛者據賦彙改



第十四頁後二行隨大小而陶甄刊本甄訛蒸據賦彙改

第十四頁後五行洽彼生民刊本彼訛此據賦彙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徐　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范文正別集 卷四 補編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范文正別集卷四

宋 范仲淹 撰

序

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余嘗覽釋教大藏經究諸善之理見諸佛菩薩施廣大慈悲力啓利益方便門自天地山河細及昆蟲草木種種善諭開悟迷徒奈何業結障蔽深高著惡昧善者多

見性識心者少故佛佛留訓祖祖垂言以濟羣生以成大願所以隨函類衆聖之銓總爲大藏凡四百八十函計五千四十八卷錄而記之俾無流墜余慶歷初任知政事時西戎背惠侵擾邊隅勞師困民以殄兇醜聖人愛民恤士命余宣撫河東沿邊居民將士塗中寓宿保德水谷之傳舍偶於堂簷罅間得故經一卷名曰因果識見頌其字皆古隸書乃藏經所未録而世所希聞者也余頗異之啟軸而觀乃十六國大阿羅漢爲摩拏羅

多等誦佛說因果識見悟本成佛大法之頌也一尊七頌總一百一十二頌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陳心性之法開定慧眞明之宗除煩惱障毒之苦濟生戒殺誘善祛邪立漸法序四等功德說頓教陳不二法門分頓漸雖殊合利鈍無異使羣魔三惡不起於心萬法諸緣同歸於善余一句一歎一頌一悟以至卷終胷臆豁然頓覺世緣大有所悟儻非世尊以六通萬行圓明慧鑑之聖則無以至此方知塵世之中有無邊聖法大藏之內有

遺落寶文謹於府州承天寺命僧歸依別錄藏之厥後示諸講説高僧通證者達皆未見聞莫不欽信後於戊子歲有江陵老僧慧喆見訪因話此頌諸聖祕密世所希聞喆傳之於武陵僧普煥處寶之三十餘年未逢別本余因求副本正其舛駁以示善知故直序其事以紀其因時戊子仲春高平范仲淹序

賦林衡鑑序

人之心也發而為聲聲之出也形而為言聲成文而音

宣言成文而詩作聖人稽四始之正筆而爲經考五聲之和鼓以爲樂是故言依聲而成象詩依樂以宣心感于人神穆乎風俗昭昭六義賦實在焉及乎大醇即醨旁流斯激風雅條散故態屢遷律呂脈分新聲間作而士衡名之體物聊擧於一端子雲語以雕蟲蓋尊其六籍降及近世尤尚斯文律體之興盛于唐室貽于代者雅有存焉可歌可謡以條以貫或祖述王道或褒贊國風或研究物情或規戒人事煥然可警鏘乎在聞國家

取士之科緣於此道九等斯辨寸長必收其如好高者鄙而弗攻幾有肴而不食務近者攻而弗至若以莛而撞鐘作者幾稀有司大患雖炎炎其火玉石可分而滔滔者流涇渭難見曷嘗求備且務廣收故進者豈盡其才而退者愈惑於命臨川者鮮克結網入林者謂可無虞士斯不勤文何以至撰述者既昧於向趣題品者復異其好尚繩墨不進曲直終非仲淹少遊文場嘗稟詞律惜其未獲竊以成名近因餘閒載加研玩頗見規格

敢告友朋其於句讀聲病有今禮部之式焉別析二十門以分其體執敘昔人之事者謂之敘事頌聖人之德者謂之頌德書聖賢之勲者謂之紀功陳邦國之體者謂之賛序縁古人之意者謂之縁情明虛無之禮者謂之明道發揮源流者謂之祖述商搉指義者謂之論理指其物而咏者謂之詠物述其理而詠者謂之述詠類可以廣者謂之引類事非有隱者謂之指事究精微者謂之析微取比象者謂之體物强名之體者謂之假象

兼舉其義者謂之旁喻敘其事而體者謂之敘體總其數而述者謂之總數兼明二物者謂之雙關詞有不羈者謂之變態區而辯之律體大備然古今之作莫能盡見復當旅次無所檢索聊取其可舉者類之于門門各有序盡詳其指古不足者以今人之作者附焉畧百餘首以示一隅使自求之思過半矣雖不能貽人之巧亦庶幾辯惑之端命之曰賦林衡鑑謂可權人之輕重辨已之妍媸也所舉之賦多在唐人豈貴耳而賤目哉庶

乎文人之作由有唐而復兩漢由兩漢而復三代斯文也既格乎雅頌之致斯樂也亦達乎韶夏之和臣子之心豈徒然耳若國家千載特見取人易方登孝廉舉方正聘以伊尹之道策以仲舒之文求制禮作樂之才尚經天緯地之業於斯述也委而不論亦吾道之志歟時天聖五年正月日髙平范仲淹序

賨諫議録

賨禹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進士登第義

風家法爲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多傳誦禹鈞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侃偁僖儀至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父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筭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家有僕者盗用過房廊錢二百千僕慮事覺有一女年十二三自寫劵繫於臂上云永

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逃禹鈞見女子券甚
哀憐之即時焚券收留此女祝付妻曰養育此女及事
日當求良匹嫁之及女笄以二百千擇良匹得所歸後
舊僕聞之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
鈞像日夕供養晨興祝壽公嘗因元夕往延慶寺燒香
像前忽於後殿階側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歸
明旦清晨詣寺守候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
所因其人具以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徧懇至親貸得

金銀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惻憫復有贈賂其同宗及外姻甚多貧困者有喪不能自舉公爲出金葬之由公葬者凡二十七喪親戚故舊孤遺有女未能嫁者公爲出金嫁之由公嫁者孤女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則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自後由公而活族者數十家以至四方賢士賴公舉

火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搆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咸為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先是公之亡祖亡父夢中告以無子

及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夢其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又壽促我嘗告汝今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死後當留洞天充眞人位言訖復祝禹鈞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别親戚談笑而卒五子八孫皆貴顯於朝廷後之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某祖與竇公故人祖嘗録於書册以示子孫為法惜其不傳天下故錄以示好善者始見陰陽報應之理使惡者知所戒焉參知政事范仲淹述

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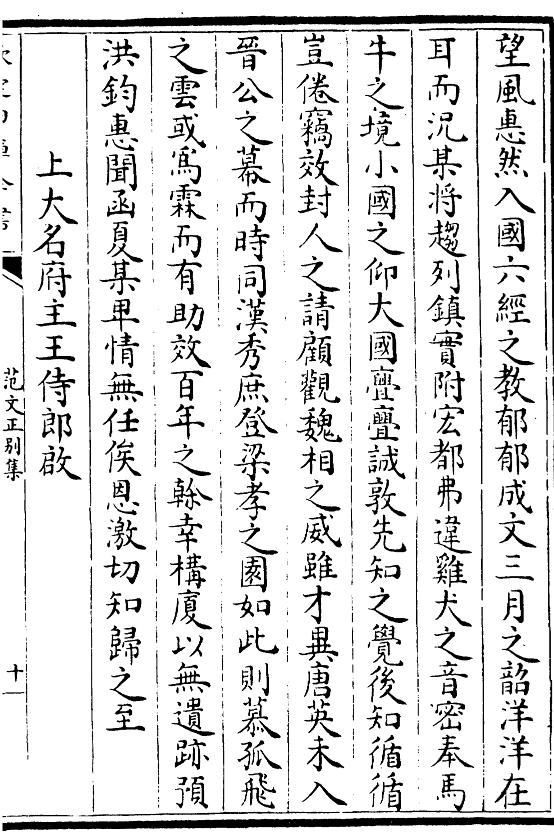
上張侍郎啟

某啟聞漢相出守遽彰集鳳之仁蜀客寓言適起攀鴻之志是則感深者惠來而熟間希遠者景附以誠宜剡嘗赫赫之瞻敢昧菁菁之樂恭惟留守侍郎崇宣古道

茂冠人彛濬雅量於王淵耀華勲於金冊經緯抗魯雲之作論思傾丹石之衷仁助南薰下解吾民之愠道侔東易旁洗庶物之心由是仙貫日升天姿晝接皇墳帝典奉國府之諮詢周紀漢綱振憲司之風議臺霜載厲心水彌清故得穆穆顧懷師師屬望恭萬微之景業升九序之康歌象先以清淨加人元崇以應變成務梓人之政大斵於周邦金鑑之功景鏘於唐室翊宣帝問欽敘疇倫羲鼎載羹既覩於烹養魯卮在廟俄鑒於欹盈

不盡君子之餘迺起達人之觀劇言黼扆宰讓台衡天章開均逸之慈國論仰知榮之躅今則倚毘載重名教荐登鳴玉北門寔奉觀書之座分珪南闕崇司受籙之都彌重國威益嚴廟寄蕭侯關內鬱隆炎漢之基旦相陝東雅布崇周之化一人寫之安撫四國寫之承流莫不凝養粹靈惠綏美俗東陽之扇動揖清風武昌之樓靜延明月儀刑乎仁壽之域嘯歌乎逍遥之墟浩氣載盈仁聲允塞然而三輔之隩適賀帶安庶邦之懷未忘

高仰佇見日圍迅命星駕嚴歸免苑風移愛甘棠而益
茂龍池天近著溫樹之重芳浹麗澤於百靈譪英聲於
億載如某者藝疎芳潤行愧直清蜉蝣之術未充蝘蜓
之嘲奚解依經敏學恥讀非聖之書約史徇名勉附青
雲之士實偶登三之盛獲從旅百之先治呦呦之鳴誤
膺於宸選循婉婉之教謬廁於賓榮詎與沈後之嗟尚
冀騰夸之遇伏遇留守侍郎燕金募秀乃蔡屣延才鐸宣
百世之文旌集四方之善遠者近者鼓之舞之某顯若


望風惠然入國六經之教郁郁成文三月之韶洋洋在耳而況某將趨列鎮實附宏都弗違雞犬之音密奉馬牛之境小國之仰大國亹亹誠敦先知之覺後知循循豈惓竊效封人之請顧觀魏相之威雖才異唐英未入晉公之幕而時同漢秀庶登梁孝之園如此則慕孤飛之雲或爲霖而有助效百年之榦幸構廈以無遺跡預洪鈞惠闓函夏某卑情無任俟恩激切知歸之至

上大名府主王侍郎啟

綦啟聞樂府宏開金石有發揮之望靈臺竣立風雲無隱晦之姿延羣奏以咸宣俯多祥而益辯其況當具瞻之際凝眞覽之明激揚駕説之音妍醜思皇之俊咸歌樂育孰議密藏恭惟知府侍郎聲盈天湍道潤金璧儼神鋒而不耀藴寶器以難名稟自誠之德之純賦將聖之才之美明明詔下諸侯修北海之書穆穆來賓天子得平津之策自是蹈揚仙室遷歷帝闈青簡婉微謹周孔之垂法王書雅奥含虞夏之遺風故能輔翊天家絲

脩皇極沃心必符於舜好論思豈止於曹隨萬化景彰
諸華砥屬一元是問屬博陽之有憂六府既瞻異延平
之不懼密辭岩座遜請藩庭周人詎有於流言魯哲曾
無於愠色今則屏臨三輔岳鎮萬封輟妙算於廟中抗
雅歌於閫外束兵之伍樂壽域以何長含哺之氓賞春
臺之不足佇見下從僉論上迪宸謀金堤啟途黃樞正
位大明禮樂不貽唐相之慚盡養聖賢更廣周文之意
神明百揆舞蹈萬邦如某者善遠芝蘭言陳黼黻靜忘

窺圃顧玉器之未成進異括囊愧金聲之不振景高山
而詎至騰夷路以何稽幸以亨會景炎責搜寒俊方領
矩步入拜侍郎之庭載纚垂纓出預將軍之幕當爪期
之末及猶蓬累之斯行伏遇侍郎啟闢聖門儀刑俊域
實斯文之東道乃吾黨之南車是興請見之辭稍露盍
歸之志雖拳拳希聖曾無日月之階而肅肅景賢當有
神仙之歎庶乎韓宣此日得言在魯之文吉甫異時願
上維嵩之頌冀親黃閣永戴洪鈞下情無任

賀胡侍郎致仕啓

伏審侍郎進清崇之爵諧高尚之風耆德尊隆睿恩深厚榮映之下慶仰居多恭以侍郎誠明自天進退由道宣三德於夙夜被四紀於龍光赫有華名密多陰施囍難險阻盡力乎三朝富貴崇高致身乎五福而乃起達人之觀引大夫之年聰明不衰止足自處國家與廉讓之節疏渙汗之仁寵數優賢休聲載路耀錦南國邑子榮太守之歸掛冠東門都人譪丈夫之歎爲儒及此其

樂何涯伏惟上爲聖朝倍保崇重舜好清問方體貌於宿賢國有老成尚彌縫於顯道某久荷鈞録卑情無任榮觀景仰之至

知杭州謝兩地啟

某啟三月二十一日敕差知杭州軍州事東南得請夙夕趨程地重寄優感深愧集竊念某生稟迂拙進當盛明述不臻於聖門跡久塵於榮路領出師之重任曾莫有功忝論道之近司亦惟無狀清光旋遠晦昧所宜爰

假會藩即從便道過于桑梓見故老以相榮處兹江湖與嘉魚而共樂允爲天幸出自陶成兹葢集賢相公權衡以誠神明其照俾蒲柳之微質被霖雨之大私惟寅奉於官箴庶欽崇於鈞造感懼激切依歸之至

移蘇州謝兩府啓

罪布四方大不可掩寵分千騎得之若驚仰雷霆之霽威加霖雨而蒙潤報君何道殺身有宜竊念某生於唐虞學於鄒魯一簞之樂素伏於丘園四庫之遊濫升於

臺閣而自踐揚諫列對越清光允出遭逢誠當感概事君無隱必罄狂夫之言涉道未深終乖智者之慮俟竄居於楚澤尚假守於桐廬風俗未殊足張條教江山爲助寧慕笑歌鶴在陰而亦鳴魚相忘而還樂優游吏隱謝絶人倫豈謂蒙而克亨幽而致顯屢改劇藩之寄莫非名部之行宗族相榮搢紳改觀此蓋相公仁鈞大播量澤兼包示噩噩之公朝存坦坦之言路道茲優渥屈彼典彝茂揚天子之休純被幽人之吉某敢不黽勉王

事寤寐政經佩黃裳之文庶揚於易教詠朱繩之直無忝於詩人上酬乃聖之知旁荅具瞻之造過此以往不知所裁

謝夏太尉啟

某嘗恩授前件官者金石之言方形於清舉絲綸之命遽被於鴻私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薦斯蓋某官棟梁王室篁鼓天聲痛么麽之戎夸敢虔劉於封鄙是求叅賛將賜殄夸謂某經術粗通可以識國家之體謂

某愚衷素慤可以盡兵民之心奏達九清增輝多士敢不竭其素藴輔之至誠震耀我國威張皇我帝算晉公之幕力希唐士之謀能虞帝之庭誓獻有苗之俘馘英儀所激狂言不誣

謝賀正啟

某啟伏以青祇布職珠緯窮天授歲律以端時建斗杓而首序賀牘未馳於便置繁文遽枉於圜封荷勤懇之相先輒佩藏而無斁履兹令旦倍納殊休

劄子

論西事劄子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虚實之勢實則避之虚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分若昊賊知我虚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乗關中之虚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縁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内使無虚可乗西則邠州鳳

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陜府華州據黄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集三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

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戎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砂一日數出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係難制之勢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葢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覩變乘勝如

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用兵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贊

道服贊

平海書記許兄製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潔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請爲贊云

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與虚白之室可以居處華胥之庭可以步武豈無青紫寵爲辱主豈無狐貉驕爲禍府重此數師畏彼如虎旌陽之孫

無忝於祖

鄱陽在江左號古郡昔之爲守者固多以賢稱者僅九人而傑出于九賢之中又止唐之顔魯公本朝之范文正公可謂難得也已二公名氏在史官大節在天下至於文章散落人間雖筆端游戲之餘而典雅純實可以經世而出治垂久而行遠蓋其所養得天地之正氣故文亦如之然是邦實二公舊治獨無墨本而間見於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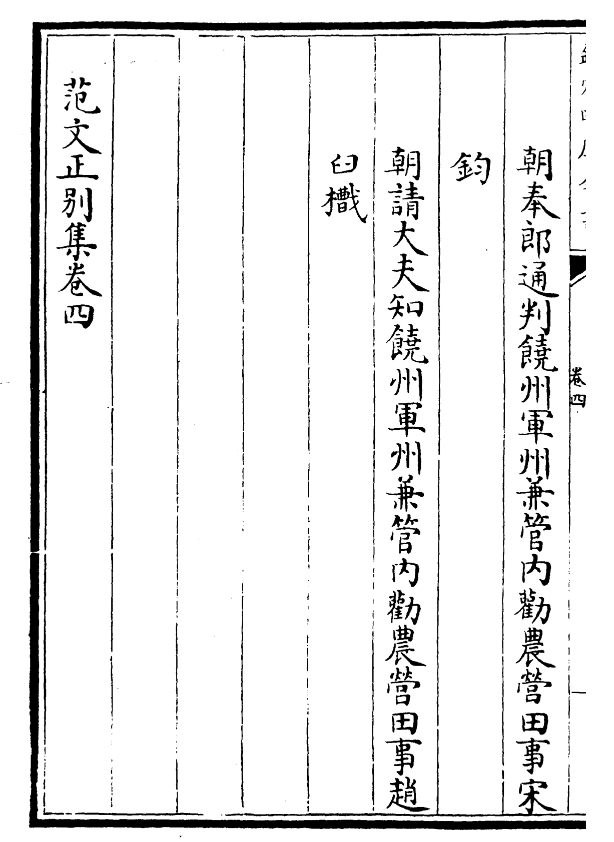
處誠闕典也翊攝乏來此首訪而得之鳩工鏤板以傳不朽斯人之惓惓二公雖不繫於文集之有無然使學士大夫家有其書如潮人之於退之柳人之於子厚因書以致其師仰敬慕之意不猶愈於甘棠之思乎乾道丁亥五月既望

邵武俞翊謹識

番陽郡齋州學有文正范公文集奏議歲久板多漫滅殆不可讀判府太中先生嘗謂此郡太

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終古不泯者在唐則顔魯公本朝則范文正公文正之集士大夫過郡者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乎於是委屬寮以舊京本丹陽集參校且捐公帑刋補之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爲遺集附于後其間尚有舛誤更俟後之君子訪善本訂正焉淳熙丙午十二月日郡從事北海綦煥謹識

嘉定壬申仲夏重修



朝奉郎通判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宋

鈞

朝請大夫知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趙

臼櫼

范文正别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二百五十 集部

范文正集補編

宋 范仲淹 撰

奏議

論職田不可罷 天聖八年

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於多士俾無蠹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廩收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

三班使臣俸禄微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窘曩時士員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治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

奏減郡邑以平差役 天聖八年七月

天下郡縣至密吏役至繁奪其農時遺彼地利是以邊

稟或窘民財未豐臣覩漢光武朝併合四百餘縣吏職

減損十置其一今欲去煩苛之吏致富壽之俗當施此

令以寛兆民如河中府倚郭二縣惟河東縣主户四千

不致逼迫河西縣主户一千九百内八百餘户屬鄉村

本縣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内一百九十五人於鄉村

差到緣鄉村中等户只有一百三十户更於以下抽差

是使堪役之家無所休息以臣管見其河西縣宜併入

河東及大名府縣分極多甚可省去或謂縣邑之中有

榷酤關征之利臣謂所廢之縣止可為鎮而坊市仍舊所費吏役稍減農時不奪地利無遺民財可阜也

封進草子乞抑奢侈 明道二年七月公時為右司諫江淮體量安撫

臣昨到太平州界體量安撫本處檢會廣德軍判官錢中孚當塗縣主簿無嘉祥縣尉温宗賢等狀稱往諸鄉檢旱竊見貧民多食草子名曰烏昧并取蝗蟲曝乾摘去翅足和野菜合煑食別無虛妄者臣竊思之東南上供糧米每歲六百萬石至於府庫物帛皆出于民民于

饑年艱食如此國家若不節儉生靈何以昭蘇臣今取前件草子封進伏望宣示六宫藩戚庶抑奢侈以濟艱難仍乞密下裁造務後苑文思院糧料院檢祖宗之朝每歲用度之費數目比于今時則奢儉自見伏望聖慈特降進止則天下幸甚

奏乞督責管軍臣寮舉智勇之人康定元年九月公時知延州

臣竊見邊上將帥常患少人今高繼嵩繞亡人情頗駭

恐鎮戎不能守禦却須藉朱觀往彼朱觀既去則鄜延路又闕敢勇之將國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豈天地生人厚于古而薄于今蓋選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軍臣寮人員等遮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只如朱觀元是軍班出身因歷邊任方得將名伏望聖慈專督管軍臣寮等于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以將校長行或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畧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

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所貴諸路漸次得人不致頻有那移免使戎狄謂大國之才愈增驕氣況西北二方將帥之闕實非細事乞國家常為預備早加遷擢

論夏賊未宜進討 慶曆元年正月公時為陝西經畧副使知延州先是原定元年閏十一月朝廷詔鄜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進兵入討西賊故公上此奏

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遇嘗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鬬始賊衆深入蓋為官軍以分

地自守既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
縱為邊患其虜刼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
如蹈無人之境令延州東路合隄防之處已令朱吉與
東路廵檢駐軍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青
黄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廵檢劉政在德
青寨張宗武在政縣密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放令入
界會合掩擊若數路並入且併衆力禦敵或破得一處
即便邀擊别路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司

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也今須
令正月内起兵則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
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況鄜延路
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飢
其勢則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
至有他虞自劉平陷没之後修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
士馬大為攻守全勝之策非為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
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闗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

之謂也茍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戰可也臣昨於九月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懷敏朱觀入界掩襲族帳蓋與今來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若承順朝旨不能持重王師為後大患雖加重責不足以謝天下茍俟春暖舉兵尤未為失策且元昊稔惡以來欲自尊大必被奸人所誤謂國家太平日久不知戰闘之事又謂邊臣無備所向必破所以恣桀慢之心侵擾不已今

邊鄙漸飭度其已失本望況已下勅招攜族帳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僣中國之號而修時貢之禮亦可俯從令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顧朝廷廣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既退戎類復居拓謩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天兵屢動不立大功必為

夸狄所輕臣又近召張亢到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戎人相見于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絶情意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横山一帶蕃漢人户去昊賊相遠懼漢兵威廹可以招降或即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

乞先修諸寨未宜進討慶歴元年二月

臣近准陜西都招討使夏竦牒連到朝廷指揮所有行軍所須令三司與韓琦等商量疾速擘畫應副者臣今據鄜延路部管葛懐敏等申所要軍須糧草共四狀繳連進呈臣相度前項軍須糧草萬數不少必是一兩月辦集未得如令辦搬運上項隨軍輜重糧草又須用廂軍二三萬人必慮諸處廂軍數少起發不得或使駱騾子一二萬頭即山路險隘與兵馬三二百里轉難主管若多差人夫即恐有雨雪之變崎嶇暴露稍有驚危

便多逃散抛棄糧草為賊之資臣切見延州廢却承平南安長寧安遠塞門栲栳六寨之後自延州去賊界二程阡堠漸遠賊馬動息卒不可知又退却疆界賊轉深入又况延州東路廢却諸寨歸明弓箭手盡皆流移著業未得又諸寨側近蕃部亦多驚起在近裏與漢户雜居今春未有土田耕種若不修復舊寨其蕃部既無活路恐糾率打刼近邊人户走入横山賊界則其患不細臣又聞得横山蕃部散入岩谷多設堡寨控扼險處入

界之時兵少則難近多則難行假使主將智勇能奪其險彼則遠遁我無所獲須過橫山後方到平沙卻無族帳可取其討伐之計須是將帥出奇兵從天落則有非常之功似令重累而行實憂不利臣雖密奏朝廷留此一路未速討伐以示招來之意其邊界舊寨不可不謀乞作聖意指揮遣近上使命急至鄜延路令與臣催促諸將于二月半後出兵萬餘人于廢寨中揀有利處先次修復未須大段軍須只以隨軍運糧兵夫因便興工

候著次序選驍捷將兵以守之既逼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彼或放散人馬亦朝夕便知我則運致糧草以實其備彼若歸順我已先復舊疆彼未歸順我已壓于賊境橫山一帶在我目中强者可襲弱者思附此亦禦邊之一事然修復諸寨亦動軍民煩費不少比之入界勞弊則有經久之利而無倉卒之患且安存得東路熟戶蕃部并歸明弓箭手乞聖慈裁酌

公繼此又言臣所以不敢更執前議乞擇廢寨中有利者先次修復一則安存得上項熟戶弓箭手各著農畝無叛離之患二則遮障漢戶且為籬落三則耕作地廣糧草易為四則城寨逼近蕃界之後賊為聚散朝夕便知易為設備五則將來委諸將在彼就近為謀大至則守小至則擊有間則攻使居不得安耕不得時然後可以降集可使逃遁此固說賊之一策庶幾畏懼早思款伏前後凡六奏事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集

再議攻守疏

先是慶歷元年十一月公知慶州上攻守二策詔答曰將帥累次挫衄未甚勇果若幸於獲勝恐未為良籌假令克獲又須守備若且勤訓練嚴加捍禦遠設探候制其奔衝見利而進觀釁而動庶可養銳持久即宜深體此意與隣路互相應援叶

心畢力有便宜密具以聞

至二年正月公再上此奏

臣竊惟國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戎背德陵犯邊鄙公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安所謂復諸寨為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羣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兵則

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害者如諸路深入則將無素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雪彌旬進則困大河絕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阻本皆漢寨陷為賊境隔延慶兵馬之援為蕃漢交易之市姦商往來物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接不及則當遠為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虛取之因險設陣布車橫塹不與馳突擇其要地作為城壘則我無不利

之虞至于合水華池鳳州一作鳳川平戎柔遠德靖一作靜六寨兵甲糧斛可就屯泊固非守備之煩也環州定邊寨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蘆泉令屬賊泉為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敏珠爾瑪爾默之族若進兵據胡蘆泉為軍壁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一作永洛亦為之限令策應之兵由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洛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

之威也臣謂守以土兵則安者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懷父母妻子之戀無久戍之苦無數易之弊臣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則困于財戍久則聚其怨財困則難用怨聚則難保民力日窮士心日離他變之生出於不測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于其間令奉詔宜令嚴加捍禦覘釁而動與隣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覩赦文謂彼無驕動則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隅遠在數百里外應援

不及須為牽制之策以沮賊氣至時諸路重兵豈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備恐當牽制之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觀釁而莫敢動寇至愈感邊患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賊筭不可不大為之謀也顧朝廷于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寇其西我圖其東彼寇其東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所謂備者必先得密旨許抽將帥便宜從事并先降空名宣勑之類恐可行之日奏請不及臣前曽遣人入界通往來之

問或更有人至不可不答如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復議論歲年之間當有成事若謂邉將之恥未雪而不欲俯就臣恐諸路更有不支其恥益大賊或潛結諸蕃并勢合謀則禦之必難且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道也臣前知越州每歲納税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郡之入凡三十萬儻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

答詔諭以文彦博涇原對徙慶歴二年時文彦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公遣王懷德諭之公上此奏帝采用其言

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横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罷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彦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

渭州一武臣足矣

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 慶歷三年正月

元昊遣偽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勉來納款持書至保安軍知延州龐籍令保安軍僉書判官邵良佐視其書元昊自稱號邦尼門國烏珠㬢蘇上書父大宋皇帝從勉又言契丹使人至本國稱南朝遣梁適侍郎來言南北修好已如舊惟西界未寧知此界與彼為婚姻請諭令早議通和故本國遣從勉上書緣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烏珠蓋如古單于可汗之類從勉亦請詣闕籍具以聞二月始許從勉赴闕公等上此疏時為陝西西路安撫使

臣等久分戎寄未議策勲上玷朝廷俯慚鄙懐心究利害目擊勝負三年於兹備詳本末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恐不改僭號意朝廷開許為鼎峙之國又慮尚懐隂謀卑辭厚禮請稱烏珠以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為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之患哉臣等謂繼遷當時用計脫身竊弄凶器德明外示納欵内實養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為邊患以累世奸雄之志而

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雖朝廷示納欵之意契丹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橫山蕃部點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賊勉為驅馳爾令元昊知衆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以逞宄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辭厚禮從烏珠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何謂不

可許者三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之不吝賜與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何則與之金帛可節儉而補也鴻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假於人哉唯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纔數十州偷生一時無卜世卜年之意故薦號於彼壞中國大法而終不能厭其心遂為吞噬遽成亡國一代君臣為千古之罪人自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樂故事勢強盛常有輕中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非石晉逼

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朝廷爵命非有帮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者一也又諸處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昊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逋亡未由禁止令元昊於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帝西朝之稱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陝西戎兵邊人負過必逃其地蓋有歸矣至於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逆順去就之分彼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帮丹竝立夾困

中國豈復有太平之望耶此不可許者二也又議者皆謂元昊胡人也無居中國之心欲自尊於諸蕃爾臣等謂拓拔珪石勒劉聰苻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胡人也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陀人也進據太原後都西洛皆漢人進謀誘而致之昨定川事後元昊有偽詔諭鎮戎兵民有定關輔之言此其驗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夸狄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為之官守或朝廷假元昊

僭號是將啟之斯為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者三也何謂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奸雄之資一旦僭逆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平之陷賊氣乃驕再遣賀九言至上書朝廷便不稱臣其辭頗慢而復屢勝當有大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辭厚禮便肯從烏珠之稱皆陰謀也是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將帥懈慢士卒驕惰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卻如前慕發則中國不能支梧此大可防者一也又從德明

納欵之後經謀不息西擊吐蕃回鶻拓疆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盛乃稱尊悖禮背負朝廷結連北戎情跡盡見大為邊患偶未深入今復起詐端以欵我兵而休息其衆又欲併力專志（併吞亶勒斯賚等）諸蕃去秦州一帶蘺落為將來再舉之利緣元昊初叛之時親攻延州是本有侵陷郡國之志今復强盛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一朝反側豈有發既叛之謀蓄未挫之鋭而能久守盟信者乎此大可防者二也又從德明納欵

後來使蕃漢之人入京師賈販憧憧道路百貨所歸獲中國之利充乎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為亂今茲五年用度必困乃卑辭厚禮迎合我意欲復圖中國之利待其給用既畢却求釁興兵以快本意狼子野心固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蕃漢之人依前出入京師深為不便緣自前往來叛狀未彰情無蠹害今既為強敵之害稔禍未已必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入蕃或與姦人別有結連或使刺客竊發驚擾朝廷又此類必所

在恣縱甚於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可防者三也臣等乞朝廷俟元昊所遣人至觀其所請彼如大言過望堅求僭稱則乞朝廷荅云上畏天地宗廟不可私許大號壞中國之法彼卑辭厚禮止是求烏珠之稱則按唐單于可汗故事有許之之理亦預防其陰謀嚴飭邊臣脩葺城寨訓練軍馬儲蓄糧草以備虛詐俟一二年間見其表裏及邊備牢固方可那減戍兵於近裏屯泊緣西戎自古翻覆朝廷不可休兵以啟不虞之變如求割

熟戶則乞答云靈夏甚有漢戶能割歸朝廷否況橫山蕃部安於內附一旦驅之則驚擾生事必不為西界之用彼如求至京師依前來出入貿販則乞答云昨來戰鬬之後甚有軍民沒陣其子孫骨肉銜怨至深必恐道塗之中多有讐殺致西界相疑更却生事只於邊上建置榷場交易有無各得其所彼如邀我自今而後罷修城寨則乞答云邊界熟戶生有讎怨常相侵害須藉城寨駐兵方能鎮靜使各安居爾若自餘更有非禮之求

朝廷或難應副即且拒之不必從也但厚遣來人善詞回荅使遷延往來即逾四月賊不能舉矣至秋則無足畏也何以言之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令已明白帥臣奉詔得以便宜又舊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効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邊城寨或未堅全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慮然大軍持重奇兵襲擊宜無定川之敗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

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能使熟户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横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為熟户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戰我軍鼓行山界不為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則我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

懕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求
內附内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
廷以平定大計為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衂黜陟
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國臣寮不得諱言
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闢四海創萬世之基業
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為晚耶契丹間國家深
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
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

或曰今王師不利者數四而未思戢兵何也臣等謂不然國家太平日久將不知兵兵不習戰以致不利非中國事力不敵四夸非令之軍士不逮古昔蓋太平忘戰之弊爾今邊臣中有心力之人鑒其覆轍各思更張將有勝賊之計昔漢楚之戰不以多負罷兵而終有天下安禄山之亂所向無前郭子儀日夜謀慮王師復振而終滅大盜今國家以天下全盛之勢豈有偶勝偶負而自謂中國不可振而夸狄不可禦耶斯惑之甚矣或曰

兵不可久久則民困而財匱臣等謂不然爭勝逐利之師則有巧遲拙速之異如其外禦四夸則自古未嘗廢兵是以山海之利皆歸邊用抑為此也况即日邊上城壘經令春修葺漸以險固兵民力役自當減罷又每歲春夏之交軍馬甚可抽退于數百里間就食芻糧亦足省入中之費減饋運之勞庶乎民不困而財不匱非如西事之初人人畏懼未測詐情所屯軍馬不敢少退臣等更思興利減費之算以為之助臣等早蒙聖奬擢貳

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麗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顧
閒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天石之間葢見西賊强梗未
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它時悖亂為中原大禍
豈止今日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
之憂須罄竭芻蕘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望聖慈
於納和禦侮之間審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天下幸
甚

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 慶歷三年二月 公時參知政事

臣竊見古者內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內外皆得人未有不大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是使天下賦

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
無所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
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
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
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人既得人
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權擢幕職
官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凡權入者必俟政績有聞一
二年方真授之雖以精擇尚慮有不稱職者必有降黜

直俟人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有異政者宜就與升擢之若然官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

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

奏乞出內帑物帛收贖陷蕃漢户劄子慶歷三年公為參知政事

臣聞淳化中太宗皇帝以邊户饑荒多賣人口入蕃頗憫惻之特遣使以物貨收贖各還父母此人君之盛德也近年緣邊漢户被西戎虜不少今既通人使乞出聖

意以內帑物帛委邊臣漸次收贖陷蕃漢户人口各還其家使父母子孫再得完聚則不惟邊上生民恩淪骨髓必也至德動天降祐王室書之史策光於後代乞不降出

序

續家譜序

吾祖唐相履冰之後舊有家譜咸通十一年庚寅一枝渡江為處州麗水縣丞諱隋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為

中吴人皇宋太平興國三年曾孫堅坰墉墳埴昌言六人從錢氏歸朝仕宦四方終於他邦子孫流離遺失前譜至仲淹蒙竊國恩皇祐中來守錢塘遂過姑蘇與親族會追思祖宗既失前譜未獲復懼後來昭穆不明乃於族中索所藏誥書家集攷之自麗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孫支派盡在乃創義田計族人口數而月給之又理祖第使復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續家譜而次序之

皇祐二年正月人日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青州軍事兼管內勸農事充青州淄濰登萊沂密徐州淮陽軍安撫使護軍仲淹述

尺牘

蔡欽聖殿丞皇祐元年三月十一日

令日相國筵會不暇子細保愛保愛或有書入京遞中即易達也

蘇才翁轉運皇祐三年十一日

示諭寫黄素為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且寫伯夷頌上呈此中寒甚前面筆凍欲重寫又恐因循書札亦要切瑳未是處無惜見教書伯夷頌後

詩餘

憶王孫

秋思

颼颼風冷荻花秋明月斜侵獨倚樓十二珠簾不上鈎黯凝眸一點漁燈古渡頭

蘇幙遮

懷舊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黯鄉䰟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漁家傲

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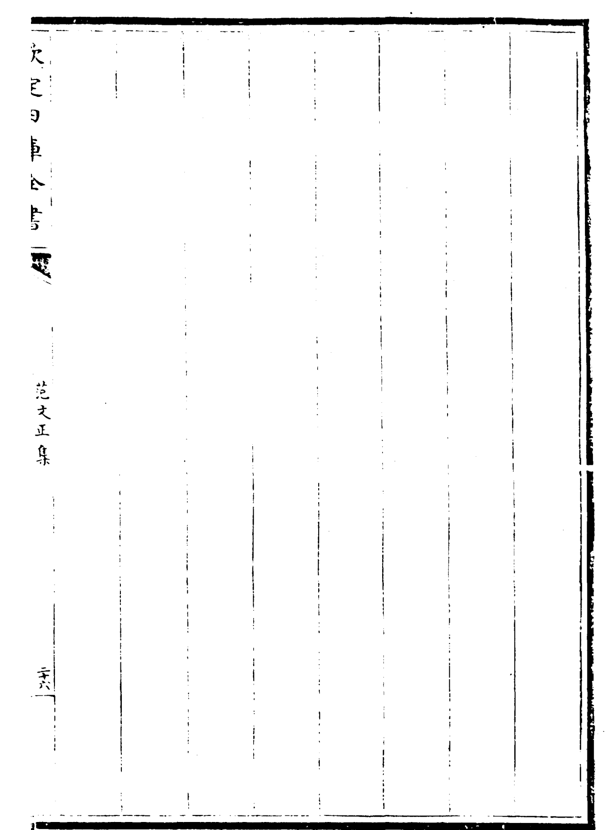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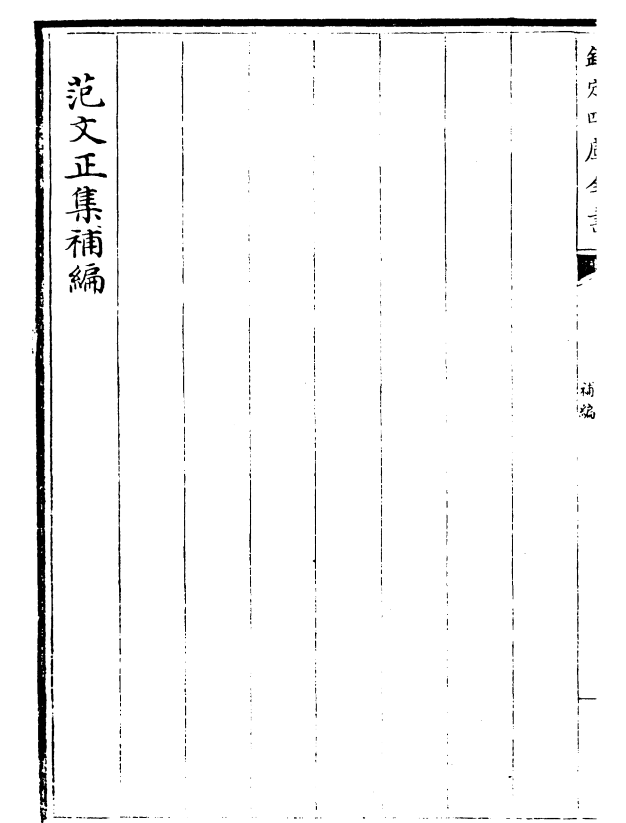
千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御街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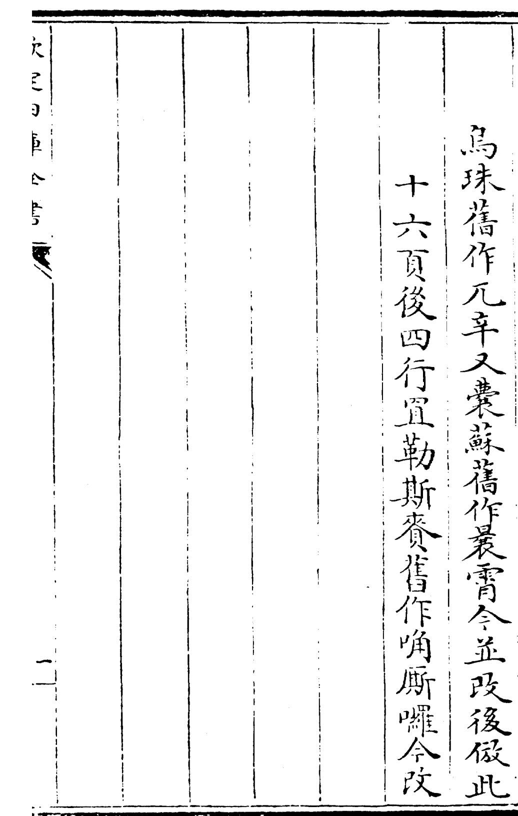
秋日懷舊

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真珠簾捲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　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違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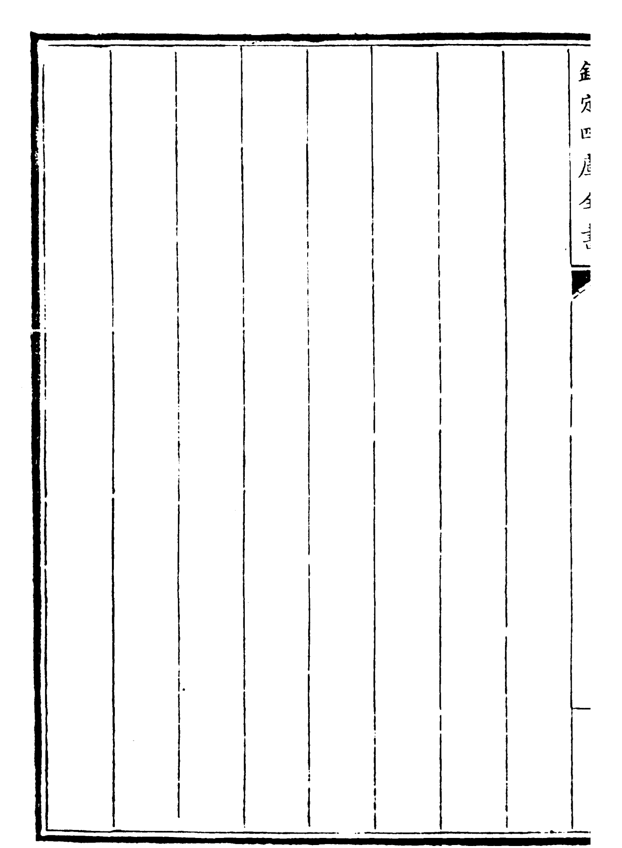
范文正集補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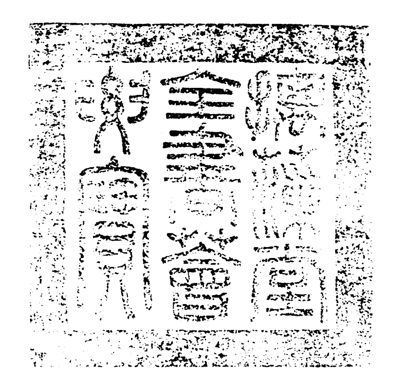


謹案補編第十三頁前四行邦尼噶舊作邦泥定又

烏珠舊作兀朮又蒙蘇舊作蒙霄今並改後做此

十六頁後四行置勒斯賚舊作哨㕑囉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徐　壇